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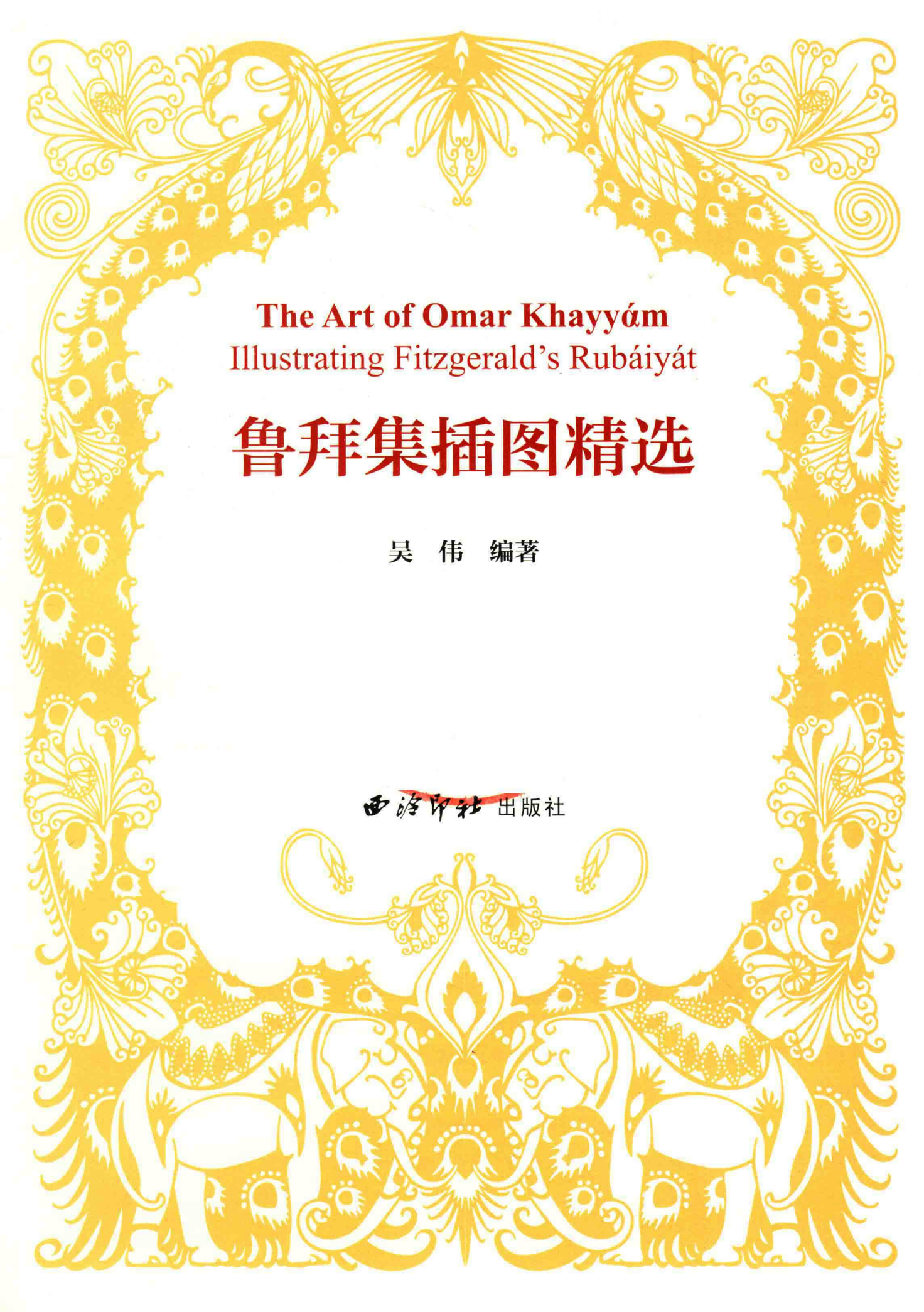


The Art of Omar Khayyám
Illustrating Fitzgerald's Rubáiyát

鲁拜集插图精选

吴 伟 编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The Art of Omar Khayyám
Illustrating Fitzgerald's Rubáiyát

鲁拜集插图精选

吴 伟 编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拜集插图精选 / 吴伟编著.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508-2435-5

I. ①鲁… II. ①吴… III. ①插图 (绘画) —作品集—世界 IV. ①J2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59998号

鲁拜集插图精选

吴伟 编著

出品人 江 吟
品牌策划 来晓平
责任编辑 周小霞
责任出版 李 兵
责任校对 刘玉立 徐 岫
装帧设计 李树龙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楼 邮政编码 3100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如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字 数 310 千
印 张 16
印 数 0001—2500
书 号 ISBN 978-7-5508-2435-5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制差错 负责调换

西泠印社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7243079

道术未裂，诗画同源

畦 谦

世界上很少有像莪默“鲁拜”这样的文学作品能激发起如此之多的艺术灵感和翻译冲动。英语、波斯语、汉语之间的辗转互译，更像一个不同文明世界之间相互观照、相互理解的跨文化沟通过程，其中既蕴含着不同译者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旨趣。在各自的译本中，译者关心的不仅是莪默是谁，也隐含着一种自问——我是谁。诗歌翻译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歌之间的转化与诗人之间的对话，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对源语言形式与语义进行直接传达和置换。不同翻译的风格体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殊途同归的文化大同精神，即钱锺书概括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基于莪默“鲁拜”而产生的众多艺术创作，同样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场境之间的转化，是不同的艺术家个体采用不同地方性的艺术手段对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进行不同表现形式的诠释。

作为一种诗体，波斯“鲁拜”与中国绝句的妙合神契常令人叹为观止。二者都是四行，通常都遵循一、二、四句押韵的规则。绝句古代又称截句。“鲁拜”，波斯语又称为“塔兰涅”，意即“断章”。二者命名都与截断之意有关。一般认为，中国律诗和古风，都是以四句为基础，通过黏对联韵而铺陈连缀而成。波斯诗歌则以两句一联为基本单位，以一定的押韵方式排列相连，形成不同诗体。两国诗歌都是以四句作为一首诗的最少句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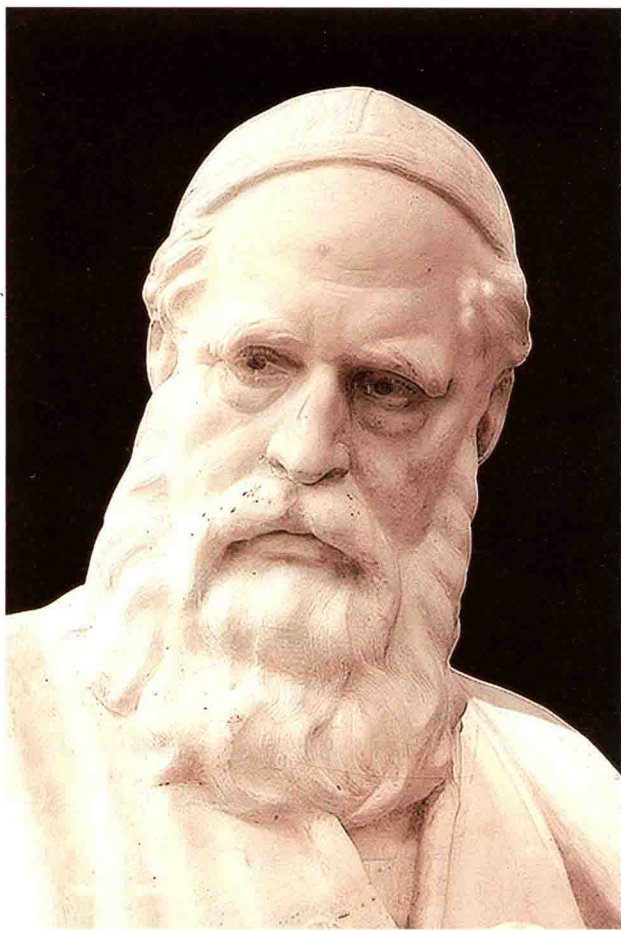
唐代西域胡乐大量流入中原。为胡乐填写新词，刺激了绝句创作的兴盛。翻检《乐府诗集》，就会发现在一些明显来自西域的曲调名下所配的诗均为五言或七言绝句。杨宪益曾提到，“意大利学者包沙尼就曾经指出鲁拜体可能来自中亚的西突厥，而且他也认为可能与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今天在中国境内的突厥语诸民族如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中，“鲁拜”创作依旧盛行。“鲁拜”的另一译名“柔巴依”即取于这些民族。绝句与“鲁拜”的历史渊源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莪默“鲁拜”中一些意象符号也能让人自然联想到中国与波斯古代人文互通的某种可能。如：莪默“天轮”作为命运主宰的象征与中国“钧轮”作为自然造化的隐喻。

当今世界上如此众多的栽默“鲁拜”译本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鲁拜集》插画，都可视为对原作的一种多面性解读。仿佛经过一个多棱镜的折射，这些作品散现出由迥异的色彩而构成的璀璨光华。栽默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传播效果，与其自身的苏非主义风格有关。

“苏非”一词，由阿拉伯语“羊毛”派生而来，起因是早期苏非都穿粗羊毛衣。他们崇尚苦修，希望放弃尘世的诱惑，来求得来世的天堂。最初，苏非主义是作为教法派的对立面而兴起的。一些教法学家过度重视履行表面的宗教仪式，却忽视了宗教情感和心理体验的培养。表面化的虔诚让许多信徒大为不满。苏非主义主张在宗教实践中借助个人的主观直觉和内心体验，打破教法教义繁琐刻板的外在束缚，力求在严峻冷漠的宗教仪轨中注入活泼的宗教情感。与强调遵从理性逻辑的教法派不同，苏非们更相信直观、潜意识和感觉，强调凭借直觉、情感和本能等感性力量来认识真理。这种认识能力与文艺创作才能具有性质上的一致性，因此当苏非将其宗教实践与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作品相结合时，就能创造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各类文艺作品。这些作品至今仍能源源不断地为不同的艺术领域输送创作素材和艺术灵感。

从现有资料看，栽默虽未加入任何苏非教团，也未以苏非自视，但并未完全摆脱苏非主义的影响。首先，早期“鲁拜”作者基本都是苏非派长老，用“鲁拜”传讲或阐释教义一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其次，栽默的恩主、挚友、塞尔柱王朝两朝瓦齐（宰相）尼查木·莫勒克在治国中始终坚持塞尔柱人信奉的逊尼派正统思想，栽默的神学思想不应与其相去甚远。再次，栽默所崇信的伊斯兰哲学家伊本·西拿也深受苏非主义的影响。尽管精研哲学可能使栽默表现出信仰上的某些怀疑倾向或对神秘主义的矛



伊朗的奥玛·海亚姆（栽默·伽亚谟）雕像

盾态度，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哲学不是宗教的主要敌人，二者并非泾渭分明。

栽默作品中有不少对宗教清规戒律和宗教学者的嘲弄和蔑弃，以及对教法的玩世不恭，但这种否定态度是基于宗教虔诚而发，并非对信仰本质的否定。应尼查木之邀，当时著名的苏非大师安萨里到巴格达尼查木大学执教，在那里创作了《圣学复苏精义》，最终解决了苏非派与正统派的融合问题。从此，一些极端思想逐步从苏非主义中被排除出去，后期苏非派的面貌与早期已大不相同。栽默作品中一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属于苏非派转折时期复杂思想错综呈现的产物。

有专家将某些诗篇理解为对乐园、地狱教义与

神创论的否定，其实莪默只是表达一种不同于教法派的真理之路。早期苏非阿德维亚曾经说：“主啊，把火给你的敌人，天堂给你的爱人，至于我，只要你。”因为她认为，顺从真主不是贪图乐园或害怕火狱，只是因为对真主的爱，这被认为是苏非的最高精神境界。早期苏非多疏狂不羁，针对教法派的斗争不乏夸张的激烈对抗。如苏非先贤哈拉智声称“我即真理”，把这种对抗推至最高峰，这也直接导致自身受磔而死。

有人质疑莪默鼓吹及时行乐，与苏非派的苦行存在矛盾。其实伊斯兰教内认为，过分苦行并不可取。在莪默时代，苏非的宗教实践已转为功修而非苦行。莪默对“托钵僧”的讽刺主要针对的是宗教实践中的另一种形式主义。一些追求耽乐享受的描述，实际是一种反讽。固然，苏非反对索取，因为接受即当感激，即是负担。苏非思想家侯吉威里说：“贫穷只是形式，而其本质则是财富和选择自由。”对苏非而言，任何时候他们都准备放弃现有财富。莪默长期接受尼查木的供奉，衣食无忧，但其矛盾心理在作品中也多有反映。

有关莪默生平的资料并不太多。按《不列颠百科全书》，其生于1048年，卒于1131年，大致相当于我国北宋仁宗至南宋高宗年间。彼时中国正处于中原王朝与辽、金、西夏政权的对峙和冲突时期，同时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也处于频繁迁徙和嬗替的变动之中。

莪默出生地尼沙浦尔，是波斯萨珊帝国于3世纪建立的一座名城，位于今伊朗西北部的呼罗珊地区。该地区一向人文昌明，社会富足，民族多元。莪默出生时，萨珊王朝已经灭亡近四百年，波斯沦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并完全伊斯兰化。至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时期，波斯人才重新进入国家权力高层。10世纪，呼罗珊地区相继出现了萨法

尔王朝、塔希尔王朝、萨曼王朝、伽兹尼王朝、塞尔柱王朝等独立或半独立的王国。其统治者多支持学术文化，鼓励文学创作，波斯文化得到复兴。著名诗人菲尔多西以新波斯语——达里波斯语创作的长篇史诗《列王纪》即诞生在这一时期。

莪默终其一生供职于塞尔柱王朝。塞尔柱人属突厥语族乌古斯部，汉文史料称古思人，或乌护、屋古斯，与回鹘同族。6世纪以前，居于天山东部，后迁徙至锡尔河流域。1055年，首领脱斡邻勒·伯克以保护哈里发为名，攻入巴格达，控制了哈里发政权。经过三代苏丹的征战，塞尔柱王朝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东起锡尔河流域、西至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大帝国。

直到近代，莪默诗名并不显赫，仅以天文学家、数学家著称。12世纪阿鲁兹依著《四类英才》，将莪默归入天文学家，更确切地说，一位能预言的星相学家。莪默毕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主持历法改革，另外还写有几位数学名著。今天以诗扬名于世，恐怕也是他未能预料到的。

中国古有“诗画同源”之说，今《鲁拜集》装帧与插画艺术也渐成专门之学，吴伟兄戮力此道多年，旁搜博取，集藏甚富，灼见惠我尤多。今忝为序，惟能补充若干背景信息，以期对领悟《鲁拜集》插画的艺术意蕴略有裨益。观点或许偏颇，还请方家批评赐正。

2018年2月18日于京师由桥斋


 These pearls of thought in Persian
 gulfs were bred,
 Each softly lucent as a rounded moon;
 The diver Omar plucked them from
 their bed.
 Fitzgerald strung them on an English
 thread.
 Lowell



波斯湾孕育的这些思想之珠
 颗颗散发出满月的柔和光辉；
 欧玛尔潜入水下把珍珠摘出，
 菲茨杰拉德用英语一线串住。

——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图案绘制、英文书写：波加尼（Willy Pogány）

中译：黄杲炘

前言 Introduction

“鲁拜集”是奥玛·海亚姆诗集 *Rubáiyát* 的汉译名，其汉译名众多，如“柔巴依集”“栽默绝句集”“怒湃译草”等。*Rubáiyát* 是 *Rubái* 的复数形式，波斯语本义为“四行诗”，公元 9—10 世纪出现于波斯和塔吉克一带。这种诗一般以第一、二、四句的末尾押韵，也有四句末尾押韵的，形式类似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绝句。海亚姆是以这种诗体写作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形象鲜明而意境开阔，同时富于哲学意蕴，揭露了中古波斯社会的丑恶和黑暗，充满了对自由、平等的呼唤和追求，也包含了对命运的思考、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ám，又译奥玛·珈音、栽默·伽亚谟、欧玛尔·哈亚姆），是数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约 1048 年出生于波斯呼罗珊的尼沙浦尔（又译“纳霞堡”，在今伊朗境内），歿于 1131 年（奥玛的生卒年份还未能确定，这是其中一种说法）。郭沫若等学者称奥玛·海亚姆为“波斯李白”。

《鲁拜集》在欧美等国家、地区的流行以及在世界诗坛的盛誉，主要归功于其英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菲茨杰拉德约于 1853 年开始学习波斯文，在好友考威尔（Edward Byles Cowell）指点下注意到奥玛·海亚姆的作品，并于 1857 年夏天开始翻译《鲁拜集》。1859 年，菲茨杰拉德将原稿交给英国书商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自费印了 250 本《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未署名。该书前有“奥玛·海亚姆传略”，主要内容来自考威尔发表于《加尔各答评论》上的文章。这本《鲁拜集》起初无人问津、备受冷落，后来被著名诗人、画家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和诗人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偶然发现，大为赞赏。菲茨杰拉德的翻译并未忠实于原著，但译者和原作者心性、精神契合无间，译诗传神，打动人心，译著因而成为英国文学名著。随着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印刷技术的提高和礼品书的流行，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鲁拜集》的销量堪比《圣经》。

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曾经经过五番增删编撰，前后耗时 30 年，5 个版本分别在 1859 年（75 首文本）、1868 年（110 首文本）、1872 年（101 首文本）、1879 年（101 首文本）和 1889 年（101 首文本）正式出版。前四个版本均由书商夸里奇印制出版，第五版是菲茨杰拉德去世后的手稿整理版。墙里开花墙外香，菲译《鲁拜集》的大流行是在刚结束内战的美国；1878 年，美国终于首次公开出版菲译《鲁拜集》，文本是菲译第三版诗。

英国学者爱德华·赫荣－爱伦（Edward Heron-Allen）在他编的《菲茨杰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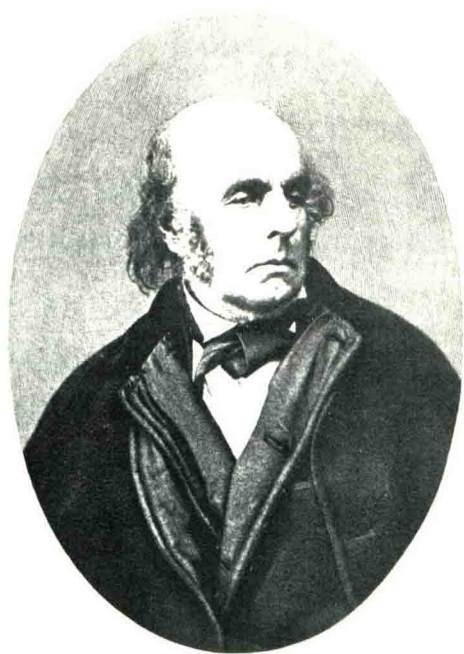
德英译《鲁拜集》》“前言”中说：菲译四行诗源自乌斯利波斯文手稿或（和）加尔各答本波斯文手稿的有 49 首，将几首波斯文原诗糅合后翻译的有 44 首，译自尼古拉选本的有 2 首，还有 2 首是诗人阿塔尔的，2 首是诗人哈菲兹的，2 首不知出处，在菲译第一版和第二版诗中有 3 首是菲茨杰拉德自己的创作，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去了。

菲译《鲁拜集》的诗句被《牛津引语词典》收入的名句多达百条。

除菲氏版外，《鲁拜集》还有其他数十种英译本，如爱德华·亨利·温菲尔德（Edward Henry Whinfield）于 1882 年出版的 253 首四行诗版本和 1883 年出版的 500 首四行诗版本。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译本也很多，大多本自菲氏英译第四版诗。

汉译《鲁拜集》也是丰富多彩，迄今有几十种全译本。早在 1919 年 4 月，胡适就以新诗体翻译了《鲁拜集》中的一首。1922 年 11 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刊载了郭沫若翻译的海亚姆 101 首诗，经修改后于 1924 年 1 月以《鲁拜集》为书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此后还有很多人翻译过《鲁拜集》（包括选译本），例如吴宓、闻一多、徐志摩、林语堂、张采真、梁实秋、朱湘、李唯建、吴剑岚、孙毓棠、李霁野、黄克孙、邓均吾、陈次云、孟祥森、施颖洲、黄杲炘、虞尔昌、飞白、柏丽、屠岸、程侃声（鹤西）、傅一勤、江日新、钟锦（以上译的是菲氏版），眭谦（译的是菲氏版和温菲尔德版），张晖、邢秉顺、张鸿年、穆宏燕、王一丹（译的是波斯文版），刘半农（译的是法文版），王蒙（从乌兹别克文中翻译了约四首），等等。

为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画插图的知名画家，至今约有 140 位，有的画家甚至画过 3 个系列的插图。为菲氏英译本最早配图的是美国画家伊莱休·维德（Elihu Vedder）。1884 年，美国波



菲茨杰拉德像

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出版了维德配图的《鲁拜集》。1911 年，英国著名装帧设计师桑格斯基（Sangorski）和萨克利夫（Sutcliffe）以维德配图本为底本，制作完成了一部奢华的《鲁拜集》（*The Great Omar*）——其封皮镶嵌了一千多颗宝石，1912 年被美国商人买走，之后随泰坦尼克号邮轮沉入海底。

自从 1884 年第一本《鲁拜集》插图本出版后，众多插图本随之纷纷涌现，“欧美插图黄金时期”（1880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很多著名画家参与了创作。2009 年，在英国伦敦纪念菲氏英译本《鲁拜集》诞生 150 周年展览上，展出的插图主要是杜拉克、波加尼、查尔斯·鲁滨逊、鲍尔弗等名家作品。1981 年出生的泰国裔画家尼鲁特·普塔皮帕特（Niroot Puttapipat）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了《鲁拜集》插图，精美绝伦，插图本在伦敦出版，有画家签名，限量 1000 册，2012 年又出版了普通本。这些充分说明了《鲁拜集》在欧美国家的持续影响力和受欢迎的程度。近年来，我国也连续出版了几

种配有外国名家插图的《鲁拜集》汉译本，深受读者欢迎。

1892年，“奥玛·海亚姆俱乐部”在英国伦敦波特兰街的帕加尼饭店成立，此后40年俱乐部成员定期聚会，以表达对奥玛·海亚姆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仰慕之情。1900年美国成立了“奥玛·海亚姆俱乐部”，会员们将自己咏唱《鲁拜集》的诗歌结集出版。“荷兰奥玛·海亚姆学会”也很活跃，其网站<https://omariana.nl/>至今经常发布有关《鲁拜集》的最新消息。

2017年出版的加拿大丹东·奥戴(Danton H.O'Day)的英文专著《1892—1929年伦敦奥玛·海亚姆俱乐部的艺术家》和三卷本《鲁拜集艺术的黄金时期(1884—1913)》，重点介绍了伦敦奥玛·海亚姆俱乐部和1884—1913年的《鲁拜集》插图、装饰艺术和受画家欢迎的四行诗或诗歌主题；英国罗勃·谢泼德(Rob Shepherd)的《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英文2001年版，中文2015年版)，以及《艺术中的灰姑娘：西方书籍装帧》(英文2015年版，中文2017年版)，重点介绍了桑格斯基-萨克利夫公司(Sangorski&Sutcliffe)和他们装帧的《鲁拜集》；英国学者鲍勃·弗雷斯特(Bob Forrest, 1949—)近年也致力于《鲁拜集》的研究，对几位插画家的生平多有新的发现。

关于《鲁拜集》插图艺术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威廉·马丁(William H. Martin)和桑德拉·梅森(Sandra Mason)合著的《菲译鲁拜集插图艺术》。该书出版于2007年，主要介绍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插图，写作体例是以菲译第一版的75首诗歌文本来介绍所配的插图。作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插画家和菲译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

马丁和梅森将菲译《鲁拜集》插图艺术分为

三个阶段：1884—1918年，“新艺术”时期；1919—1945年，“装饰艺术”时期；1946年至今，现代时期。其中菲译插图版《鲁拜集》出版数量的最高峰出现在1909年，另一个高峰是1940年。作者把《鲁拜集》插图艺术风格分为西方的、东方的和波斯的三种。

在菲译《鲁拜集》插图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画家主要有：伊莱休·维德、吉尔伯特·詹姆斯、埃德蒙·杜拉克、威利·波加尼、埃德蒙·沙利文、戈登·罗斯、罗纳德·鲍尔弗、巴克兰·莱特、亚瑟·西克、查尔斯·鲁滨逊等。

在我国，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至今对《鲁拜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方面，对《鲁拜集》插图艺术或装帧艺术的研究则较少。国内读者一般较早是从黄杲炘翻译的《柔巴依集》或董桥的《绝色》《今朝风日好》等著作中接触到《鲁拜集》的插图。

插图，英文为“illustration”，又译为“插画”，是对文本的解读，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欣赏价值，并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本。如果说菲茨杰拉德的文本是用英文对奥玛·海亚姆《鲁拜集》的解读，那么插画家是用想象力和绘画语言对文本的再次解读。本书的《鲁拜集》插图定位是菲氏英译本的《鲁拜集》插图，精选了24位画家的作品，从插画家及其风格的角度来撰写和介绍。插图主要来源于家藏的英文版《鲁拜集》，少数图片来源于其他英文版书籍。本书中的很多插图是首次与国内广大读者见面，衷心希望能与读者分享自己的藏品。若读者能从中获得愉悦或审美快感，则不胜欣慰。限于篇幅，更多精美的图片无法在本书中展现，而取舍的标准只能任由个人的审美旨趣了。

2018年1月12日于北京北苑苇斋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首先，要感谢江吟社长、吕凤棠总经理、周小霞编辑和来晓平社长助理，是他们的鼓励和敦促才使我下决心编著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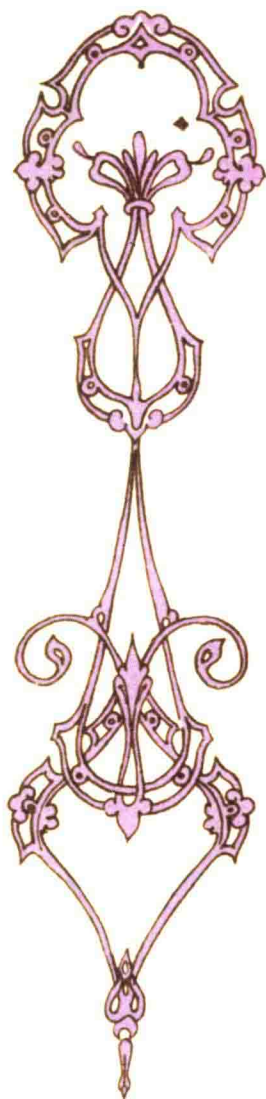
眭谦老师拨冗为本书撰写了序言；黄杲炘、顾家华、钟锦先生为本书写了推荐语；在与《鲁拜集》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顾家华、宋政濬、乔旻，以及西方版画、插图艺术的收藏者、爱好者俞昕罡、马俊华、虞顺祥、崔阳、戴芒等先生的交流中，我获益匪浅。例如，俞昕罡先生两年前告诉我上海《良友》画报刊登了鲍尔弗的插图，并帮忙查了西克《哈加达》初版的实际时间，顾家华先生提供了一幅我未见过的詹姆斯插图图片信息，虞顺祥先生帮忙查到了鲍尔弗插图版《鲁拜集》（荷兰版）的准确信息，乔旻先生给我提供了国内扫描图片最先进设备的信息。王伟芳博士细心审读了全部书稿，并给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舍弟吴志不辞辛苦，曾将我的藏品交给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参加“鲁拜集——一部经典的无数面目版本展”；祝肖琰、王艾老师，俞昕罡、虞顺祥先生，以及舍妹吴祎为我解答了英文中的难题；李川女士不远万里从美国帮我带回沙利文插图版《鲁拜集》（美国版）。在此深表谢意！

我最早写的一些关于《鲁拜集》的文章是发表在布衣书局论坛、《中国美术报》、废纸帮、《藏书报》、三联中读等媒体上的，感谢胡同先生、李健秋博士、许亮先生、王雪霞编辑、王斯文编辑！

感谢王艺羲女士克服重重困难帮我携书前往兰州扫描图片！感谢李树龙、朱宏斌、尹宏屹、徐进、彭军林先生为保证本书图片质量提供的建议和付出的努力！

本书引用了柏丽女士，黄杲炘、眭谦、钟锦、刘佳敏先生的译文，也参考了前贤的译文和研究成果，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大姐周超男对我的鼎力支持！感谢我夫人李萍男、女儿吴葭航和父亲吴明华，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也不可能完成本书。



目录 Contents

伊莱休·维德 / 1

Elihu Vedder

传略 / 1

作品选介 / 2

札记 / 8

伊莱休·维德配图的《鲁拜集》版本和插图信息 / 8

伊莱休·维德画的“黑酒天使” / 9

吉尔伯特·詹姆斯 / 16

Gilbert James

传略 / 16

作品选介 / 17

札记 / 22

吉尔伯特·詹姆斯插图版《鲁拜集》版本和插图探析 / 22

布兰奇·麦克马纳斯 / 32

Blanche McManus

传略 / 32

作品选介 / 33

札记 / 37

布兰奇·麦克马纳斯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和插图信息 / 37

佛罗伦萨·兰德贝格 / 44

Florence Lundborg

传略 / 44

作品选介 / 45

赫伯特·科尔 / 52

Herbert Cole

传略 / 52

作品选介 / 53

札记 / 55

赫伯特·科尔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 / 55

阿德莱德·汉斯科姆 / 60

Adelaide Hanscom

传略 / 60

作品选介 / 61

弗兰克·布朗温 / 68

Frank Brangwyn

传略 / 68

作品选介 / 69

札记 / 71

弗兰克·布朗温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和插图信息 / 71

埃德蒙·杜拉克 / 74

Edmund Dulac

传略 / 74

作品选介 / 75

札记 / 77

欣赏杜拉克：诡谲奇幻的东方王国 / 77

埃德蒙·杜拉克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 / 81

威利·波加尼 / 88

Willy Pogány

传略 / 88

作品选介 / 89

札记 / 92

霞明浦口树，人语梦中山 / 92

威利·波加尼插图版《鲁拜集》版本和插图探析 / 95

莫里斯·格莱芬哈根 / 102

Maurice Greiffenhagen

传略 / 102

作品选介 / 103

札记 / 105

莫里斯·格莱芬哈根插图版《鲁拜集》版本探析 / 105

尤恩·盖迪斯 / 106

Ewan Geddes

传略 / 106

作品选介 / 106

札记 / 109

尤恩·盖迪斯插图版《鲁拜集》的三种版本 / 109

桑格斯基 - 萨克利夫公司简介 / 110

查尔斯·鲁滨逊 / 116

Charles Robinson

传略 / 116

作品选介 / 117

约翰·沃森·戴维斯 / 122

John Watson Davis

传略 / 122

作品选介 / 123

雷恩·布尔 / 126

Réne Bull

传略 / 126

作品选介 / 127

札记 / 132

雷恩·布尔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和插图信息 / 132

埃德蒙·约瑟夫·沙利文 / 138

Edmund Joseph Sullivan

传略 / 138

作品选介 / 139

札记 / 141

埃德蒙·约瑟夫·沙利文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 / 141

梅拉·塞特 / 146

Mara Sett

传略 / 146

作品选介 / 148

札记 / 149

梅拉·塞特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 / 149

罗纳德·鲍尔弗 / 154

Ronald Balfour

传略 / 154

作品选介 / 155

札记 / 157

罗纳德·鲍尔弗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 / 157

揭开插画家罗纳德·鲍尔弗的面纱 / 159

再次发现《鲁拜集》插画家罗纳德·鲍尔弗 / 162

《良友》画报与罗纳德·鲍尔弗的插图 / 166

多丽丝·M. 帕尔默 / 178

Doris M. Palmer

传略 / 178

作品选介 / 179

安妮·哈丽特·菲胥 / 186

Anne Harriet Fish

传略 / 186

作品选介 / 187

札记 / 191

凯·尼尔森与《鲁拜集》插图 / 191

约翰·巴克兰·莱特 / 198

John Buckland Wright

传略 / 198

作品选介 / 199

札记 / 202

约翰·巴克兰·莱特插图版《鲁拜集》的版本和插图信息 / 202

亚瑟·西克 / 206

Arthur Szyk

传略 / 206

作品选介 / 207

札记 / 208

亚瑟·西克插图版《哈加达》与《鲁拜集》 / 208

戈登·罗斯 / 212

Gordon Ross

传略 / 212

作品选介 / 213

考克斯 / 218

E.A.Cox

传略 / 218

作品选介 / 219

约翰·扬·贝特曼 / 224

John Yung Bateman

传略 / 224

作品选介 / 225

附录 / 229

Appendix

135 位艺术家与插图版《鲁拜集》初版信息 / 229

参考书目 / 235

Bibliography

后记 / 238

Epilogue